

时光里的五店市

■蔡安阳

青石板路泛着岁月浸润的柔光,转角处燕尾脊如墨笔勾勒的飞檐,在暮色中舒展身姿。五店市静卧于晋江繁华深处,恰似一本古朴的线装古籍,翻开便是千年光阴的褶皱。这里曾是唐宋要道,五间店铺撑起市井烟火,而今化作闽南文化的鲜活长卷,每块墙砖都浸润着生活诗意与历史余温。

晨光总是率先爬上蔡氏家庙的马背墙,宋代烧制的红砖在朝阳下流转着琥珀色的光泽。万字纹砖雕虽被风雨磨去棱角,却仍留存着匠人凿刻时的虔诚。轻推半掩木门,天井玉兰簌簌落英,青石板积水如镜,倒映着斑驳彩绘的雕梁画栋——八仙过海的衣袂,似在微风中若隐若现地飘动。

雨后的红砖厝最是灵动。雨水顺着滴水兽的嘴角坠落,在白石须弥座上敲出清越声响。砖缝间蓬勃生长的苔藓,以浓绿撞破朱红墙面,宛如水墨在宣纸上自然晕染。老妪倚着门槛择菜,蓝布衫的补丁与砖墙裂痕相映成趣,她手中

滴落的水珠,惊起石缝里藏匿的蟋蟀,奏响一曲生活的韵律。

贯穿五店市的石板路,每一块都是故事的载体。明代商队的骡马蹄印、清代书生赶考的足迹,与如今孩童追逐的身影重叠。街巷间的古大厝成了游人镜头里的背景,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鲜活在此悄然交融。

朝北大厝前,老人们常坐于竹椅上,面前竹簸箕里铺满晒干的茉莉花。游人询价时,他们操着带闽南腔的普通话应答,皱纹里盛满笑意,如同厝前古井的水,深邃而温暖。一旁糖画摊前围满孩童,艺人手腕翻转,糖丝在石板上凝成凤凰,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引得阵阵惊叹。

暮色降临,锣鼓声起,闽南高甲戏后台,油彩香与木柱檀香交织,戏台上繁复的藻井如星图密布,每道木纹都浸润着百年喝彩。鼓点铿锵,木雕神仙仿佛也屏息聆听,与台下观众一同沉醉于古老的戏韵之中。

月夜南音最是动人。庄氏家庙庭院中,老艺人轻拨琵琶,缓吹

洞箫,月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落银辉。弦音响起时,墙角桂花纷纷飘落,与婉转的南音缠绵交织。海外游子听得热泪盈眶,颤抖着记录下这旋律——那是刻在血脉里的乡音,是跨越山海的乡愁密码。

暮色中的五店市,烟火气愈发浓郁。土笋冻摊位前,海蛎蚵在晶莹冻体中若隐若现,蒜蓉酱汁浇下,酸香四溢;润饼嫂竹撑飞旋,薄如蝉翼的饼皮裹满炒米粉、海苔与花生糖,咬一口尽是春日滋味。石鼓庙前,老人将银丝般的线面挂在竹竿上晾晒,夕阳为其镀上金边,妇人前来购买“状元面”,老人多加的那两把面,盛满对后辈的殷切期许。

离去时,夜市灯笼渐次亮起,红光映照红砖古厝,连空气都染上了暖意。老榕树下,年轻人弹唱着闽南情歌,歌声穿越时光,与千年的叫卖、戏曲、欢笑交融,酿成一坛醇厚的岁月佳酿。这座隐于都市的古村落,早已将闽南之魂揉进每道砖缝、每片瓦当,等待着每一位过客续写属于自己的诗意篇章。

监控里的母亲

■吴云娥

我的手机监控软件上有四个窗口,监控着惠安老家的角角落落。人在厦门,目光却常被那方寸屏幕牵回——最常牵引我心的,是母亲的身影。周一到周五,她像陀螺:带孩子、做饭、浇菜、洗碗……偶尔躺在红木沙发上刷会儿抖音,那便是她难得的休息。可一到周末,监控画面里,母亲便“消失”了——她骑上电动车,去做挑水泥的小工了。

每一次,她都说很近,骑车半小时就能到。这么热的天,她骑着电动车从东岭到张坂,有时候也挺佩服母亲这般毅力。母亲今年61岁了,挑水泥结束后,回到家里都已经天黑了,汗流了一脸,脖子和脸都黑了一圈,第一句话却是问我们:“你们晚上要吃什么?”

上周,台风来了。气象台发了台风暴雨预警,工地通知停工。监控里母亲不断地和工地的包工头打电话,她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:“师傅,明天还可以去上班吧,也不知道下多大的雨。”电话那头只是叫她等通知。这般短暂的“闲”加剧了母亲内心的不安。

于是,母亲一会儿准备着雨鞋,一会儿擦一擦惠安特有的黄斗笠。有时候看监控回放的时候,时间轴都是满格,没有断开过地显示,母亲一直在走走停停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索性躺在沙发上,刷起抖音来了。手机里传来闽南语:“婆媳关系要融洽,学我这么做……”母亲向来喜欢看一些泉州本地的视频,可能是因为更亲切一些吧。

第二天一早,暴雨果然来了。风把果园里的芒果树的两根枝干刮断,垂倒下来。监控里,果园的各种果树开始在摇晃,因为雨下得很大,监控也开始模糊了。母亲听到雨声,早上6点就起床了。她包好花巾,戴好斗笠,穿着雨衣,正想出门。后来她看了看暴雨,担心安危,就又上楼去了。

早上7点,母亲又出现在监控画面的一楼客厅里。没有事情做,唉。对于没事情做,她是焦虑的,焦虑没有收入来源,焦虑力量无处使。她叹了口气,接着,她提了一个水桶,拿了一只拖把,从三楼洗地板洗到一楼,母亲近乎执拗地擦洗着每一寸瓷砖,然后把沙发也擦了一遍。做完这些已到上午11点了,母亲又进了厨房。满满当当的活计,是她填满日子、驱散“闲”愁的唯一方式。

在监控里,我看看母亲的一日生活。

小小的屏幕框住了母亲的身影:或是陀螺般旋转于灶台厅堂,或是周末的“消失”,或是台风天里近乎固执地擦洗。监控记录着她的“忙”,却丈量不出那份“闲不住”的分量,更盛不下100公里外,一个女儿心头沉甸甸的挂念。窗外的雨已经停了,监控里的母亲,又起身走向厨房——她的日子,总在“下一件事”的路上。

从“奶奶家”到“你的家”

■乔志兵

暑假,我带着孩子回到乡下老家,一来慰藉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,二来探望年迈的父母。孩子每次说回奶奶家,我都会认真地纠正他:“奶奶家,就是你的家。”曾几何时,我还会和家人抢着看电视,如今生活里事务繁多,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,再难拥有那样悠闲的时光,去静静感受慢节奏的生活。所以,每到午后,我总爱带着孩子四处逛逛,去体验乡下独有的烟火气息。现在的乡下早已今非昔比,镇上各种设施一应俱全,规模较大的超市就有五六家,只要是你能想到的日常用品,在这里都能买到。快递可以直接送到乡里,鱼肉等食材也能送货上门。道路修得宽敞平坦,网络信号也十分稳定,一点都不卡顿。

如此看来,住在乡下真没什么可发愁的。生活节奏慢些就慢些吧,至少作为养老之地,这里有山有水,邻里之间相处和睦,氛围融洽。于是,我和妻子便带着孩子前往江边漫步。登上大坝,一片绿油油的油菜地映入眼帘,大片大片的花海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,浓郁的花香四溢飘散。远处,江对面的岛上,风力发电机巨大的风叶悠悠转动。妻子和孩子满心欢喜地沉浸在这美好之中,周围蝴蝶翩翩起舞,蜜蜂嗡嗡忙碌,生活仿佛被爱意填满。我则拿起手机,不停地按下快门,想要把这美好的瞬间一一留存。穿过这片油菜地,我们便来到了江边,还好江岸并不陡峭。只见江面上停着几艘小船,这些船似



乎已有好些年头未曾开动了,破旧得几乎半躺在水面上,因为江边已禁渔很久。不远处,一棵高大的柳树静静伫立,仿佛忠诚地守护着这片江水。

妻子和孩子都脱下凉鞋,在江边欢快地戏水。突然,孩子用手指向远处,好奇地问妈妈:“那是什么呀?黑黑的,还在吐水花,叫声就像娃娃一样。”妻子笑着回答:“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动物——江豚,我们这儿的土话叫它‘江猪’。”我们在沙滩上漫步,凉爽的江水轻轻拍打着脚丫,那种感觉美妙极了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走到了三江口,这里是湖、江以及小岛的汇流处。在这里,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运输船,能看到鸟儿在高空自在翱翔,船上时不时传来响亮的汽笛声,提醒着过往船只注意航行安

全。航行的浮标指示灯闪烁着,指示出一条绿色通道。妻子和孩子索性坐在沙滩边,就这样静静地望着远方,欣赏着夕阳映照下泛红的江面,看着一艘艘船儿远去,又有新的船儿拉着汽笛缓缓驶来,还不时能瞧见江豚露出半个脑袋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我在一旁轻声提醒妻子。妻子这才回过神来,拉着孩子的手说:“咱们明天再来。”孩子满脸的不舍,只能和船儿道别,船儿像是听懂了似的,拉响汽笛回应。我们登上大坝,路过太阳能发电装置,它发出的微弱电光,似乎在照亮我们下坝的路。路过小镇,镇上的路灯整齐排列,清晰地指引着方向。我们骑着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,一路上,乡亲们热情地笑着,目送我们回家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